

RSHISHIJ XIFANG ZONGJIAO ZHIXUE WENXUAN

20世纪 西方宗教哲学 文选

LIUXIAOFENGZHUHIAN

刘小枫 主编
杨德友 董友等译

ESSAY COLLECTION

上海三联书店

下卷

B920
9:2

DG14/18

81096

二十世纪

西方宗教哲学文选

刘小枫 主编 杨德友 董友等译



200296731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封面装帧 袁银昌

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

刘小枫主编 杨德友 董友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沪江电脑科技排印公司排版

1991年6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2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75 插页: 15 字数: 1450,000

印数 精: 1301—3300册

ISBN7-5426-0475-9/B·43(精)

定价(精)68.00元

目 录

(下 册)

第六编 基督宗教与文学、伦理、 历史、政治、教育、科学

〔文学〕

- 十字架 [俄]梅烈日科夫斯基 1175
罪人与福音书 [俄]舍斯托夫 1207
星期天在我的大地上 [德]盖奥尔格 1223
浪子的传说 [奥]里尔克 1227
恶的变形 [奥]特拉克尔 1234
诗中的语言 [联邦德国]海德格尔 1236
诺瓦利斯关于死亡的革命宗教 [美]维塞尔 1282
再论“基督教文学”的概念 [联邦德国]库舍尔 1310

荣耀：神学美学导论 [瑞士]巴尔塔萨 1326

〔伦理〕

生活的道德意义导论 [俄]索洛维约夫 1355

性爱的意义 [俄]索洛维约夫 1372

德性的复苏 [德]舍勒 1392

尊重生命的伦理学 [联邦德国]施韦策尔 1414

伦理价值的危机 [法]马塞尔 1437

道德义务的意义和根据 [比利时]雷马克 1447

罪孽、伦理、宗教 [法]利科 1464

基督教信仰与道德行为 [美]古斯塔夫森 1480

〔历史〕

自我与历史的戏剧 [美]尼布尔 1487

从基督教的观点看历史的意义和

目的 [联邦德国]阿尔特豪斯 1510

〔政治〕

基督教正统派的政治现实主义和

政治中的权力平衡 [美]尼布尔 1518

圣经与自然法 [英]怀特 1532

宗教的私人化 [联邦德国]默茨 1546

〔教育和科学〕

真理与科学 [联邦德国]雅斯贝尔斯 1553

真理只有一个 [瑞士]汉斯·昆 1571

神学与科学的基本问题 [美]托伦斯 1580

第七编 基督宗教与现时代和未来

我们生活的矛盾与基督教意识	[俄]托尔斯泰	1599
基督教往何处去	[瑞士]汉斯·昆	1612
大地的核心乃是现实的治外		
法权	[联邦德国]布洛赫	1631
革命中的上帝	[联邦德国]莫尔特曼	1671
上帝之国的革命与社会	[联邦德国]戈尔维策	1689
对赦罪的解释	[联邦德国]索勒	1720
走向乌托邦之路	[奥]布伯	1731
上帝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	[联邦德国]拉纳尔	1750
生态危机:自然界享有		
和平吗?	[联邦德国]莫尔特曼	1757
希望神学导论	[联邦德国]莫尔特曼	1774
基督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	[英]罗宾逊	1797
激进神学的形成	[美]汉密尔顿	1805
神学的预言目的	[美]考古斯	1813
神学中的创造性否定	[美]奥尔蒂泽	1820
永恒的现在	[美]蒂利希	1828
对永生的肯定	[瑞士]汉斯·昆	1836

第 六 编

基督宗教与文学、伦理、
历史、政治、教育、科学

十字架^①

—

狄俄回到家里，躺在生着火炉的厅堂里的一张床上，转过身去把脸冲着墙壁，把头蒙上，就这样躺了一整天。津娜有时踮起脚尖走进房间，细心谛听，她是否哭泣；一点儿哭泣声也没有，她静静地躺着，像死人一样。

夜深了，津娜再次走进她的房间，只见她两眼朝天地躺着，眼睁睁的；像瞎子一样没有眼神；牙齿咬得紧紧的；脸色呆若木鸡；“像沙土上的鱼一样”，不断地大口喘气。津娜喊了她一声，没有得到回答，津娜便哭起来了。

狄俄困难地慢腾腾地把瞎眼神转向津娜，使劲地张开牙齿说道：

—— 走开！

—— 啊呀！我的亲爱的，我的心肝，不要驱赶我这个老太婆了！我离开你上哪里去呢？让我们一起哭一阵子—— 轻轻地哭一阵子—— 津娜嘟嘟啾啾地说。

狄俄看了看津娜的脸，就像看了看微不足道的人一样，并再

① 选自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Рождение Богов (《上帝的诞生》), С155-189, Прага, 1925.

梅列日科夫斯基 (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6-1941), 著名文学家、宗教哲学家、思想家。

次说道：

——走开！

津娜全身缩成一团，像一只挨打的狗一样，这个老太婆就默默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夜里，狄俄从床上爬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看了看小教堂，她看见了圣母的塑像，她回想起就像前两天祈祷一样：“圣母，帮帮忙吧！”她以为：“圣母会好好帮忙的！”

在墙边的狄俄突然神智清醒过来：用头长时间地去撞津娜，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在做什么；最后，她明白了：世界上的一切像这堵墙一样是僻静的——到底她撞了几下，没有人解答得上来。

她走进厄俄英的卧室，打开衣箱，取出一件又一件的衣服：这些衣服仍然发出新鲜的气味，仿佛衣服已经从身上脱下来了，但心灵却依旧穿着衣服。

当天，她在箱子里看到一双白色的小鞋子，——这就是夜间放在房顶上的那双鞋子；大概，津娜把它藏了起来，以便她看不到。眼泪巴巴掐住了喉咙，但是她却不能哭出声来：内心的眼泪干枯了，就像赤热石头上的水一样。

她回到原来的地方，躺下，并重新不断地大口大口地喘气，就像沙土上的鱼一样。有时，她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但就是不能熟睡：她刚开始入睡，全身就哆嗦起来，准确地说，是由于冲动，她又苏醒过来了。

她闭上眼睛，看到死人眼睛周围的幼稚雀斑；看到死的洋娃娃，确切地说是看到活的洋娃娃在未来的火焰中怎样颤动；一缕白色的烟雾在初升的阳光中变得通红，确切地说是白色的怪影充满热血，一位轻盈舞女像一缕轻烟在转动飘舞：她“从来没有像这样跳一阵子舞！”津娜走进房间，走到她跟前，嘴唇颤动得很厉害，并低声地对她说：“让我们到厄俄英那里去吧！到厄俄英那里去吧！”

夜无限地延伸着，而当火炉上空天花板上圆圆的小孔黯然失色的时候——她发现：刚刚还是夜里，而这里却已经又天亮了。她舍不得夜晚：因为在黑暗中是轻松的：似乎白天的亮光不仅会刺痛眼睛，而且还会刺痛全身。

保姆开始在炉子上做饭。狄俄向她打了个手势，叫她停止做饭。这个老太婆又来到院子里，继续在火盆上做饭。她端来了用瓦罐煮熟的南瓜粥以及自己女主人心爱的两盘白面油煎饼。从昨天起，狄俄除了水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也没有喝；对于吃她非常厌恶。她又重新打了个手势，让津娜把盘子拿走。

老太婆甚至也没有哭，而只是看了看她：她在老太婆跟前缩成一团，说道：

——请给我牛奶。

津娜便端来一罐牛奶，斟了一满碗。狄俄一饮而尽，她发现，津娜手里拿着面包，不敢递过来，她自己便把面包拿了过来，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放进嘴里，嚼了一嚼又吐了出来：因为她不可能咽下去。

她又一次躺在床上，转过身去把脸冲着墙壁，把头蒙上。

白天也像黑夜一样，无限地延伸着，而且一会儿便渐渐熄灭了：夕阳透过玻璃门窗五彩的薄膜以种种色彩的光线射到了墙壁上，小教堂里的神灯又重新点燃起来了。夜间，她又重新踱来踱去，不是在原来的地方踱来踱去，而是用头轻轻地撞着墙壁。

就这样过了三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人开始变得消瘦了。由于虚弱，头轻轻地旋转，某种温柔的波浪慢慢消耗她的精力，使她头晕眼花。难道到死她都不会头晕眼花吗？她知道当还没有做完一件事情时，她是不会死的。她痛苦地重复道：“应当做什么呢？应当做什么呢？”似乎她忘记了，她不能也不愿意回忆往事。

阿纳伊特的母亲来回走来走去。她说着一一些智慧的善良的事情。但是，她不懂得，她所说的话并不代表她的内心，就像面包

并不代表喉咙一样。她只知道，阿卡卡尔的母亲非常痛苦，或许她快要死了，狄俄将成为大女祭司。死人回想起，“她没有成为大女祭司，而是一个可怜虫！”在死人的脸上冷笑的人影一晃而过。

图塔开始走过来，并说要很快离开这里去埃及；还向她询问，她是否可以离开他。

——我不知道，也许我不能离开他——她如此冷漠地回答说，她本人大吃一惊，并回想起，前几天她是怎样把双手伸向通往大海的船舶的：现在已经不必去埃及了。

当图塔喊着阿赫纳顿的名字时，有一样东西在她的脸上颤动了一下，但马上又停滞了，消失了。

忧愁的图塔走了：他预感到，舞女狄俄，海的王国里的瑰宝，献给埃及国王的神奇的礼物消失了。

黄昏，塔姆来了，他挨着门都敲了几下。津娜把门打开，但没有放他进来，起初，津娜走过来向狄俄请示道：可以放他进来吗？

——不能，不能！不能让他进来！——狄俄突然喊叫起来，似乎很害怕的样子。但是，当津娜已经走出房间的时候，狄俄又把她叫了回来：

——请留步，保姆……

她考虑了片刻，接着说：

——请他进来吧。

使她感到害怕的是在山后看到他；由于恐惧而模模糊糊地感到，她现在比任何人都需要他：也许，从他那里可以得知，应当做什么，以便静静地死去。

塔姆走了进来，没有打招呼，一言不发，仍然远远地站在那里。狄俄也一言不发。从山那边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他们二人寻根究底地聚精会神地互相看了看。

——您好！塔姆，——她最后说道。——您站着干什么？请

坐。

他走过来，从两张椅子中挑选了那个比较远的一张椅坐下。

—— 嗯，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 请原谅，昨天我来过。

—— 你真来过吗？是哪一次啊！

—— 是来过的，我以前不能来，而现在却可以来了。

—— 为什么现在可以来呢？

—— 一切都可以谈论吗？

—— 可以谈论。

—— 狄俄，你曾经病得很厉害；可你又不说比别人病得厉害。

—— 不，一切都可以谈论。

—— 可以谈论她吗？

—— 可以谈论她。

狄俄懂得，“谈论她”——就意味着谈论厄俄英。

她俩说道，似乎是安静的，她俩所谈论的事越可怕，也就越安静；她俩考虑每句话，并感到，每句话可能使她俩免受地狱之苦或者使她俩受害。

—— 你晓得吗，是谁杀害了厄俄英？—— 他问道，并直接瞧了她一眼。

—— 是谁呢？

—— 是我杀害的，你不信吗？

—— 我不信。

—— 请看我的眼睛。难道这是撒谎吗？

她看了看，用手捂住脸，坐在床上，长久地、静静地像死人一样地躺下。然后把手从脸上挪开，欠了欠身子，问道：

—— 你是怎样杀害她的？

—— 厄俄英可没有说出“杀害”二字。

- 我本人也没有说，而是别人说的，——他回答道。
- 是谁呢？
- 反正都一样。有人问道：“是杀害吗？”我说：“是杀害”。就是说，是我杀害的。
- 是基尼尔吗？——她猜测道。他是怎样干这件事的呢？
- 他使公牛得到好感，以便引诱它喝有毒的饮料。
- 为什么你要杀害她呢……？——她还没有把话说完。
- 为了得到一大杯酒。杀人犯说，如果厄俄英死了，一大杯酒就会从你的手上拿下来，你就会爱上我。
- 你相信吗？
- 我不知道。也许我会相信的。
- 是现在相信吗？
- 现在我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即你并不爱我，而我也不爱你，然而反正都一样。一大杯酒拿下了。
- 而且你会知道，如果你把她弄死了，不也就等于把我弄死了吗？
- 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我认为应当作这样的选择：或者把自己弄死，或者把你弄死。我选择……
- 我停下来，考虑了一下，并结束我的话题：我选择了把你弄死的做法。走吧，狄俄，我来不是为了赔罪。我知道，你也不会让我赔罪。你赔罪了三次：第一次，在山洞里，当我不想使你蒙受耻辱的时候；第二次，在河岸边，当你和厄俄英一起洗澡的时候；第三次，在山上，当你和菲阿德一起狂热跳神的时候。而第四次——你没有赔罪。为了某件事，我把你害了，为的是使你不能赔罪。
- 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呢？
- 为了让你知道一切，并使你撒谎。如果你不爱我，也

不仇恨，而且也不赔罪，也不撒谎！

狄俄没有立即回答，似乎她又重新深思熟虑起来。

——我没有撒谎，塔姆，——狄俄低声地说，最终稍稍地能听得见：你不会爱我。如果你不再爱我，你就不会来。

——我不知道。也许我不会来——他似乎又在深思熟虑。

——但是，昨天我就走了，并且永远不再回来。我变成了一个死人，我又复活了，我死了，又得救了，像一只狗一样，我坐在链条上，又把链条打断了。我是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如果再一次应当杀害的话，我就再次杀害了……

——我没有撒谎，塔姆，我们永远……她又重新开腔了，可又不说了，也像他一样，考虑了一下，并结束了话题：

——我们永远不会不再互相爱的！

这是不可能的，这些话是荒诞的，就象“二二得五”一样荒诞，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天黑了，他几乎已经看不到她的脸。突然，他听到，她在低声地哭泣，并絮絮叨叨地低声诉说道：

——塔姆，到这里来！

她本人不知道她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似乎不是她，而是别的什么人从心底里大声喊她：“圣母，帮帮忙吧！”突然，某人一双强有力的手伸到她跟前，把她举起来，就好像母亲的手举起自己的小孩子一样。致命的结子在喉咙口解开了——不带眼泪地抽搐着，——眼泪倾泻而出。

——塔姆，到这里来！

他过来了。

——低下头去，还要低些，还要低些。就这样……

她稍稍地抬起头来，用双手抱住他的头，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前额。当她允许他离开时，他便走开了，随便地走来走去，用头

靠在火炉旁的柱子上，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然而他又回到了她跟前，并带着自己经常的、沉重的、准确地说是无生气的冷笑问道：

——这意味着什么呢？“塔姆，谁是以善报答对你作恶的那个人”呢？——他回想起刻在远古时代楔形文字碑上塔姆兹神的话。

——我的兄弟，话就是如此！“塔姆，谁是以善报答对你作恶的那个人”——她以内心的喜悦和惧怕重复地说道——这是谁说的呢？

他突然停止了冷笑，脸色发白，紧握拳头，并把它举过头。

——因为他，世界将毁灭的那个人是个骗子、杀人犯、魔鬼，他将是个极可恶的人。

——塔姆，我的兄弟，你为什么要咒骂你所爱的那个人呢？

——我爱他吗？

——爱他。而你不知道吗？……你等着吧，很快你就会知道的。……

她坐到床上，闭上眼睛，低声地说话已经听不清楚，就好像在梦中说话一样。

——嗯，你走吧，我要休息了。我非常劳累……明天你不要走，请别着急。如果我将活着，我就会告诉你应当干什么，而如果我会死，你自己就会知道，……你等待什么？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笨拙地、慢慢地、沉重地微微活动起来，把背拱起来，就像背着沉重的包袱一样，走出了房间。

他的脸色是如此地可怕，以致当津娜看到他时，便跑来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津娜向狄俄的房间里看了一眼，踮起脚尖走进房间，悄悄地走到床的旁边，弯下腰去看到狄俄在大口大口地喝水。

狄俄在做梦，她似乎是通过伊得山^①上茂密森林里僻静的小道从塔姆那里走来，就好像是塔姆从野猪那里把她拯救出来的那天一样。松树像大海一样哗哗响着，下着湿漉漉的鹅毛大雪；深夜里，雪上的扁桃花变得绯红。塔姆对她说，“迫害上帝，迫害上帝，这就是应当干的事情！”下着鹅毛大雪，刮着暴风雪，它开始缠绕在无穷无尽的迷宫周围，上帝—野兽以饥饿的吼叫在这个迷宫中怒号。“迫害野兽，迫害野兽，这就是应当干的事情！”——塔姆并没有这样说，而是别的什么人说的。“这是谁呢？这是谁呢？”突然，埃及国王阿赫纳顿认出来了。

狄俄苏醒过来，可是，梦似乎真的在继续做着：她听到了野兽的饥饿吼叫——地雷的轰鸣声。就像由于一辆装满石头的运输大车而使房屋的墙壁颤抖一样；挂在墙上的铜牌发出清脆的声音；两个青铜高水罐——小教堂里祭奠用的酒具——叮叮当当地响着；炉子旁边的柱子开始轧轧着响；有的地方顶棚的灰从上面散落下来；院子里的一只狗哀号起来，羊圈里的绵羊开始咩咩地叫；黑夜可怕的情景向她脸上袭来。

但是，她并不害怕：从孩童时代起，她就习惯于这种地雷轰鸣声，她只是在床上欠了欠身子，把脸朝向小教堂，低声地说：

——圣母，请饶恕、拯救和保护你的所有孩子吧！

她等待着这种情况如何终结。她记得，四个世纪以前的情况：那时地球老是晃动，以致人们以为，世界的末日到了：“随后大家都掉进地狱里去了！”

“是世界末日到了，还是没有到？”她静静地等待着。

装载着石头的大车又重新驶了过来——发出隆隆的轰鸣，但是，慢慢地静下来了——直到停息下来。周围安静下来了。有的

① 出自希腊神话。一说它是克里特岛的最高峰，主神宙斯就诞生在这里。二说它位于特洛伊东南，帕里斯曾保护过那里的牧人。——译者注。